

末日

徐大辉◎著

大烟枪

大烟是杆枪，不打自受伤。

几多英雄汉，困死在烟床。

长征出版社

18917

大烟枪

末日

徐大辉◎著

长征出版社

我爷爷说，小日本一手拿刺刀，一手拿烟枪，中国人就死在刺刀和烟枪下。

——作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日大烟枪/徐大辉著. —北京: 长征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80204-358-9

I. 末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7200 号

书 名: 末日大烟枪

作 者: 徐大辉

责任编辑: 李 晓

封面设计: 木鱼书籍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 100832

电 话: (010) 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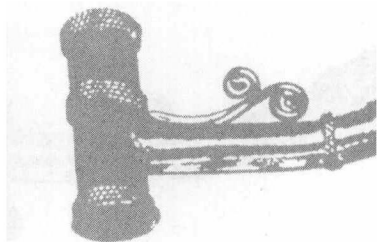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204-358-9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血雨家园 / 1
- 第二章 阴谋碎片 / 16
- 第三章 回忆纠缠 / 33
- 第四章 故乡妖花 / 48
- 第五章 活窑蛰伏 / 63
- 第六章 乱世情爱 / 78
- 第七章 垂钓蝴蝶 / 94
- 第八章 隐蔽进入 / 108
- 第九章 欲望面具 / 123
- 第十章 清水烟馆 / 138
- 第十一章 冰冻仇怨 / 152

大烟枪
末日



末日
大烟枪

第十二章 野蛮刺刀 / 166

第十三章 沉重真相 / 181

第十四章 肉色罂粟 / 195

第十五章 酝酿破坏 / 210

第十六章 走向死亡 / 2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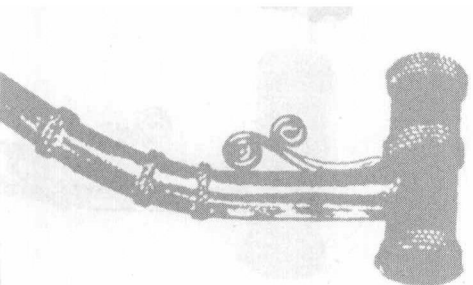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七章 罪恶脚步 / 243

第十八章 同葬水底 / 259

第十九章 昧心出卖 / 275

第二十章 苍白亲情 / 290

第二十一章 烟鬼标本 / 304



大烟枪

末日

第一章

血雨家园

大烟是杆枪，
不打自受伤。
几多英雄汉，
困死在烟床。

——民间歌谣

警员徐梦天枪口对着局长陶奎元，徐家的故事有了新的走向，链接上部书^①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——

日本宪兵和占大队长带领的警察大队包围了月亮泡子，数挺轻重机枪对准芦苇塘。

“队长，不要开枪！”冯八铤子喊道。

角山荣白色手套凌空劈下，顷刻间，轻重机枪、小型迫击炮一齐射向冯八铤子他们，芦苇被打着火，月亮泡子被血火染红，燃烧中散发出人肉和马毛的焦糊味……就在这时，角山荣的背后突然响起枪声……

许久，枪声才平息下来，月亮泡子恢复了激战前的宁静，晨阳柔和的光辉给死尸镀上一层金色，干涸的血斑像一朵朵鲜艳的卷莲花，盛开在冬天的荒原上。

角山荣死在马背上，未瞑的双眼怅然盯着天上那轮圆红的东西，他身旁一个死去士兵的刺刀下，也飘着那个圆红的东西……

陶奎元从四平街警察局开会回到亮子里，才知道角山荣带宪兵队倾巢出动去了月亮泡子。他清楚他们去干什么，胜利的果实即使不能亲手摘，别人摘自己在场也沾点荣光。

“梦天，跟我走！”陶奎元叫上徐梦天道，“去月亮泡子！”

两匹马出了城，马背上陶奎元说：“我们去观一出戏。”

“到月亮泡子看戏？”

“天狗绺子消灭蓝大胆儿绺子，皇军再消灭他们。”

徐梦天听到消灭天狗绺子，心给蜇了一下。他倏然想到匣子枪中压了八颗子弹。

月亮泡子变成一片灰烬，像遭受了天火的一场洗劫；日军、警察的尸体横躺竖卧一地……

“回去！”陶奎元调转马头往回走，徐梦天紧紧跟上来，一枪把局长击落马下。

奄奄一息的陶奎元问：“你为什么杀我？”

“你死盯着徐家人不放。”

“谁跟你说的？”

^① 《狼烟》(华艺出版社)。本书为徐家故事的延续。

“我三叔。”

“徐……德成……他、他果然活……活着……”陶奎元说仇人活着，自己却死去了。

又一代徐家人徐梦天结果了仇人的性命，他毕竟成为以后岁月的主角，这与下面做的一件关键的事情有关——他朝自己左臂开了一枪，将陶奎元的尸体驮回三江县警察局。

应该说徐梦天的枪法不怎么样，毕竟离得距离太近而达到了目的。死后的局长陶奎元躺在自己的坐骑上，像只被打死的猎物，皮靴锃亮出昨日一点风采。

“局长出事啦！”

警察局大门前，不知谁惊呼一声，警察从各个角落涌到院子里。

“梦天，怎么啦。”一个警察问。

“我们遭遇了土匪……”徐梦天手捂着流血的左胳膊说，“月亮泡子出事了，我们的人都死啦！”

众警察缓过神来，大家动手，有人往下抬陶奎元，有人送徐梦天去医院，有人给四平街警察局打电话报告，还有人去陶家报信……警察局乱作一团。

三江县警察局长被打死，震惊四平街警界，陶奎元参加了几天会议上午才离开，怎么刚回去就被杀死了。

“安科长，你和我去。”贾局长对保安科长安凤阁说，“做个思想准备，你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”

“哦。”挤咕眼儿^①安凤阁，眼睛挤咕几下，局长的话让他心里暗喜，未来的三江县警察局长是自己了，喜上心头，却不能上眉梢，他故意糊涂道，“用去那么久？”

“群龙不能无首啊！”贾局长说，他没再多说什么。

安凤阁这个保安科长，在四平街就是一只螃蟹，敢横着走，他的权力不小，监督商人店铺，得罪了他，动辄你就落个经济犯的下场，罚款、拘留、扣押甚至被判刑。可怎么说，横竖只是几条街，比起地域广大、物阜民丰的三江县那就小巫见大巫了。

“三江里淌的不是水，是油！”安凤阁窥视这块肥肉许久了，陶奎元是三江的地头蛇，他不死警察局长就得他当，除非他自己不愿当。贾局长

^① 挤咕眼儿：频繁眨眼的毛病，也说挤巴眼儿。在东北民间俗说挤咕眼儿、对眼儿、转眼儿、斗鸡眼儿、三角眼儿等人，属不善良之辈。本书的方言校正见马恩周、姜光辉著《东北方言词典》。下同。

是自己铁杆大哥，答应有机会任自己做三江县警察局长，陶奎元死去便是个机会，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江出事是一件好事。

“凤阁啊，你是聪明人，稳住架。”贾局长意味深长地说。

梦想即将成真，安凤阁心花怒放，局长的叮嘱他理解，更深地掩藏喜悦，得意不能忘形，毕竟死了一位局长，不悲伤也要装出悲伤，给外人看嘛。他说：“卑职明白。”

“你要突出地表现。”贾局长说。

一切都为了铺垫，局长在做。安凤阁认识到对自己的重要性，也暗下决心去做。

“陶奎元背景很深。”贾局长算是几分感慨了。

陶奎元牢牢地坐着三江县警察局长的宝座，从民国到满洲国，两易其主，他自己的原因且不说，他的爷爷是名震关东的金王，父亲曾做过三江县知事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备，谋个一官半职易如反掌。警察局长要说的不是这些，他要讲的是如此地头蛇人物都给人杀掉，可见三江情况特别复杂。

“土匪如此猖獗，竟然敢杀警察局长。”安凤阁说。

几十年来，三江暗杀事件不断，早年巡防军的徐将军给俄国间谍刺杀，到后来的巡防军司令洪光宗被杀的悬案，直至今日警察局长陶奎元遇害。当然，陶奎元之死从掌握的情况看，不能算做暗杀。

“凤阁，我打算任命你做三江的局长。”贾局长挑明道。

“我一定……”安凤阁表明忠诚局长，为国效力。

“这事需上峰批准，你先留在三江等待任命。”贾局长说。

“是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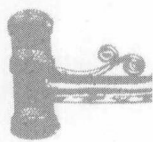
贾局长说他只能在三江停留一天，到场看一看，安慰一下陶奎元的遗属就返回。他吩咐安凤阁，对陶奎元的死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写一份详细的报告送省警察厅。

“陶奎元之死，走好文儿(写上报材料)。”贾局长说。

秋天那场大雨，清河上的一座木桥被毁后始终未修复，贾局长的小汽车过不去，改乘一趟夜间的火车去三江。

2

宪兵队和警察大队全军覆没，一个生还的也没有，警察局长陶奎元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遍了亮子里。



“消息确定吗？”徐德富问。

管家谢时仿打探消息回来，今天他几进几出药店，天没亮就让东家徐德富叫起来。

“时仿，起。”

“哎，天还没亮。”

“去宪兵队哨听（打听）一下。”

昨夜，徐德富一夜无眠，在自家药店同泰和的院子里不停地走动，管家谢时仿最清楚东家睡不着觉的原因。

日本宪兵队的月亮泡子阴谋徐德富无法知道详情，但是，这个阴谋关乎自己的两个兄弟德中和德成。三个兄弟已经有一个兄弟——德龙静静躺在荒郊野外，他虽然赌耍到死，成为赌王赌爷，死得也算壮烈，在关东土地上谁敢跟日本人赌博？又有谁敢跟宪兵队长较真章？最后宪兵队长角山荣恼羞成怒杀了他，毕竟给输家杀掉的，不硌碜（丢人现眼）！

二弟德中长兄知道他是什人……月亮泡子还牵涉三弟德成，流血的结局徐德富十分关注。

“老爷，小鬼子败啦！”谢时仿激动得声调都变了。

“败到啥份堆儿^①？”

谢时仿哨听准确了月亮泡子血战的结果，份堆儿是日本宪兵队和占大队长的警察队被彻底消灭。

“这么说，都完犊子啦！”

“窝佬（全死）。”

“一个活的都没剩？”

谢时仿说宪兵、警察中了埋伏全杆儿稀（玩完儿）。

“噢，打得这么惨烈啊！”徐德富神情不安起来，日本宪兵和警察队跟谁打呀，和德成的天狗绺子。

“陶奎元也鼻儿咕（死）了，脑袋西瓜一样开了瓢儿！警察局大院掏了狼窝……”谢时仿傍晚带来新消息。陶奎元的两位夫人疯了一样跑进警察局，刚迈进大门就放声嚎啕大哭：“没良心的，你咋说走就走了，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咋活呀！”

“死啦，死啦。”徐德富沉默，他想到一个人——侄女四凤，陶奎元的死对于她总是不幸的，他们的婚姻正常不正常是另一码事，丈夫突然去世，她的儿子还小啊！

① 东北话中“份堆儿”是地步、程度的意思，也作“粪堆儿”。

“老爷，还有一个不好……”谢时仿吞吐道。

“德成？”徐德富顿时紧张起来道。

“不是，是大少爷。”

“啊，梦天怎么啦？”徐德富心给揪紧。

“老爷别急，大少爷只是受了轻伤。”

“伤在哪疙瘩？要紧不？”

“左胳膊，枪打的。”谢时仿讲了他所知的情况，徐梦天住的病房有警察看守，不准任何人接近。

“梦天不是随同陶奎元到四平街开会吗？”徐德富画魂儿（犯疑），月亮泡子在城北，四平街在城南，南辕北辙吗？

“今个儿他们开会回来，陶奎元叫上大少爷一起去了月亮泡子。”谢时仿什么都了解清楚了，“宪兵、警察这一方面，只逃出他们两个人。”

“冯八娃子呢？”徐德富问。

警察局的警务科长冯八娃子也死在月亮泡子，压在徐德富心头的石头终于给人搬开，顿然轻松不少，死死盯着三弟德成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冯八娃子排在陶奎元的前边。

“我们想法子看看梦天。”徐德富惦记儿子，伤了左胳膊哪个部位，伤着骨头没有。

“现在不行，听说四平街警察局贾局长连夜赶来了，整个医院都让警察围起来，外人到不了跟前。”

“时仿，你勤跑两趟外面，详细打听德成他们怎么样啦。”徐德富吩咐道。

“哎。”谢时仿走后，他到前院的药店去，坐堂医生程先生一个人在屋。

“表哥。”

“德富，街上传扬开锅，说角山荣、陶奎元他们和天狗绉子开壳（开战）中了埋伏，都死光啦。”程先生说。

“我听说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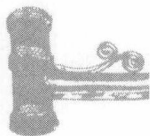
“德富，听说梦天受了伤，怎么样？”表哥程先生问。

“就为这事，我来问哥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梦天在医院里，我担心治疗不及时。”

“应该没问题，日本医生……”程先生说，“他们既然送梦天到那儿去，就一定给认真治疗的。”



“哎，日本人花花肠子^①太多。”

“就因为日本人花花肠子多，才不会胡乱来。”程先生安慰表弟，徐家发生的事情太多了。

三江这所公立医院伪满洲国成立后，辟出一趟房，医生和护士都是日本人，这一部分变成了给日军治病的医院。徐梦天被送到这里，或者说收治他，人身安全肯定没有问题。

“不能有什么花花道，梦天是警察。”程先生说。

“怎么也不如表哥你扎痼(治疗)啊!”

程先生是技术高超的治疗红伤的医生，准确说是中医，用程家的祖传秘方，徐家的同泰和药店全靠表哥治红伤的名气支撑门面。

“表哥，你不是认识那个井上医生?”

程先生点点头。

“我想……”

“好，我去一趟。”程先生爽快答应。

程先生认得井上医生，喜欢中国中医的井上医生，跟程先生学望闻问切，汤头歌什么的。

“站住!”警察枪横在程先生面前。

“我找井上医生。”

警察轻易不敢拦挡找日本人的人，井上医生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另一头，不需从徐梦天的病房前经过，不构成危险，便放他过去。

“程先生!”井上医生热情地迎过来。

“井上太君。”程先生用大众的称呼道。

“程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有一个难题向你请教。”

“请教不敢，太君有什么难题?”

“汤头歌。”

“汤头歌?”

“程先生，那首祛寒的理中汤……我忘记啦。”井上医生说。

程先生诵遍汤头歌：

理中丸主理中乡，
甘草人参术黑姜。
呕利腹痛阴寒盛，
或加附子总回阳。

① 花花肠子：在此指坏心眼或损招儿。

“么西！或加附子！”井上医生的问题得以解决，高兴起来。

“我也有件事情请太君帮忙。”趁着井上医生高兴，程先生说。

“什么事，请讲。”

“是这样，我的一个亲属受伤住在你这里。”

“徐梦天，是徐梦天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井上医生询问关系。

“我的表侄。”

“他是同泰和药店徐德富老板的儿子，你是？”

“我母亲是徐德富的姑姑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。”井上医生比划着自己的胳膊，“子弹穿过肌肉……没大问题，你放心，你的侄子我会特别关照的。”

“谢太君！”

井上医生见程先生不放心的样子，说：“我可以带你去看他。”

“方便的话？”

“这是哪里啊？”井上医生自负地笑笑，“你跟我来！”

当值的警察很原则，企图阻拦程先生，井上医生伸手扇了警察一记耳光，骂道：

“巴嘎！”

3

当夜，四平街宪兵分遣队接到报告，角山荣率领三江县宪兵队和警察大队执行“盖头计划”，在月亮泡子全部被歼。

“巴嘎！”宪兵分遣队长龙山三郎中佐暴跳道。

“盖头计划”是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，密令角山荣执行，具体的内容是收编胡子去打胡子，正好胡子送上门来，天狗绦子二柜草头子带人抢货场的军用物资中埋伏，全部被擒获，警察同宪兵阴谋收编了他们。

“巴嘎！”龙山三郎这次骂死去的角山荣，认为“盖头计划”完美无缺，是他执行时出现失误，指挥不利，“角山荣失职，逆用不利！”

逆用，宪兵经常用的手段，很成功的经验，让角山荣给运用砸锅。

损失一队二十多名宪兵，造成巨大的牺牲，龙山三郎遭到宪兵司令的训斥，令他迅速查清真相，立刻恢复三江县宪兵队工作，派谁去三江呢？龙山三郎选中战务课长林田数马。

“林田君，你是老三江，派你回去任宪兵队长。”龙山三郎说。

“是，中佐阁下！”林田数马道。

林田数马去三江接替死去的角山荣，是二马缩堂^①，他曾任亮子里车站守备小队长^②，后任四平街宪兵分遣队的战务课长^③。

“有问题吗？”龙山三郎问。

“没有，阁下！”

“三江地区对圣战太重要了，西大荒的骑兵草料场，白狼山里的木材、煤炭、黄金，还有肥沃的河套土地……”龙山三郎说到土地停顿一下，一项与土地有关的计划走出蓝图，进入实施阶段，角山荣已在执行，只是在稍后的时间里步伐要加快，眼下最急迫的是组建宪兵队，三江出现不得统治真空，“胡子竟敢与我们宪兵对抗，杀死队长……”

“中佐阁下，我看不是胡子那么简单，流贼草寇没那样大本事。”林田数马右眼透出一束蓝幽幽的光，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对此光并不陌生，尤其是夜晚，走夜路的人时常与这种令人惊惧的目光相遇，“角山荣君并不是逆用不利，是有一只黑手。”

“一只，黑手？”

林田数马有一只狼眼，这颗传奇的眼球，你感兴趣的话，可翻阅小说《雪狼》。此时，仇视世间的眼睛里隐藏着狡诈、阴险和毒辣。他说：“一定有南山里的游击队参与其中。”

战务课长的话不是空穴来风，立刻引起龙山三郎的重视，他说：“你到三江后，尽快捉住黑手，斩断它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还有……”龙山三郎将一张表格递给林田数马，说，“全境的罂粟种植计划确定，三江县是重点地区，必须保证完成种植计划面积。”

交到林田数马手中是份罂粟种植计划落实表，三江县种植一千亩。

“角山荣君讲过，已经和徐德富谈好，他家的四百亩好地全种罂粟。”龙山三郎说。

徐德富？林田数马不熟悉。

“他是三江有名的乡绅，家有祖田近千亩，尤其是獾子洞村的四百亩河套地十分肥沃，靠近一条叫马灌啾的河流，适于种罂粟。”

乡间地主把土地看作命根子，除种铁杆庄稼玉米、谷子外，他肯种罂

① 二马缩堂：象棋术语。在此指二次任命。

② 长篇小说中的人物。见徐大辉著《雪狼》（长征出版社）。

③ 宪兵队一般设战务课、警务课、特高课、经济课、庶务室等。战务课是最重要的一个课。

粟吗？逼迫拿出部分地种罂粟可能，全部种罂粟恐怕有问题。

“这你不用担心，他会乖乖就范。”龙山三郎说。

“当地有句老话，硬拧瓜不甜。”

“嘿嘿”，龙山三郎冷笑道，“不是硬拧，是瓜熟蒂落。”

徐家的祖田在日本人手中，几年前集家并屯，獾子洞村不复存在，徐家祖田在无人区内，撂荒几年，直到前不久角山荣找徐德富，以种罂粟为条件归还土地。

“种大烟？”徐德富惊奇。

是啊，土地种粮食天经地义，种大烟，几百垧好地种毒品，乡间地主的头脑无法理解。獾子洞这四百垧地，是徐家的主要财富。当年，巡防军的徐将军把自己的田产租给出五服的堂哥徐小楼——徐德富的父亲种，到了徐德富的辈上，徐将军遭人暗杀，地就由徐家人种下去。四百垧河套地就是一棵摇钱树，徐德富奋力地摇它，几十口的一大家人，需要树掉钱。集家并屯獾子洞成为无人区，日本人不准在无人区内耕种庄稼，就是说不能有高棵植物生长。徐德富对四百垧地的想念胜过亲人。角山荣说可以归还这四百垧良田，条件是种罂粟。

“行！”徐德富咬牙道，只要四百垧地回到自己手上，别说种大烟，就是种炸弹，也种！

龙山三郎说的瓜熟蒂落指此。

“他情愿种和我们强迫他种不一样，产量……”角山荣担心不无道理，庄稼人拿什么和你矫情？罂粟的产量。

龙山三郎狼叨叨地说不用管他怎么种，一垧地抽烟税 50 万两，这个指标不能松动，种不出来，他卖房子卖地也要交上税来。他说另件事：

“陶奎元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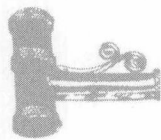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去当局长？”林田数马关注警察局长人选，因为这涉及自己在三江的工作。

“安凤阁。”龙山三郎说，“贾局长力荐，我也同意。”

安凤阁任三江县警察局长，林田数马没有权力说不，何况安凤阁他认识，打过交道。

“你们之间没什么不愉快吧？”龙山三郎明知故问了，日本人把持着满洲国，宪兵队是干什么的？是各地政治、军事、经济要地的特务组织，对警察局来说是“太上皇”。身为警察，他敢对皇军不恭，拿东北土话说，溜须舔腚还巴不过来呢！

“没有。”



“贾局长说安是个干才，你要好好利用他。”龙山三郎说。

林田数马带了23名宪兵，骑马去三江，没坐火车为了那23匹骏马，在三江没有马不成，出了亮子里，进山入草原，马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。宪兵队长特喜欢马。

从四平街到三江县城亮子里，虽然谈不上有多远多远路，但要过河要钻山，大部分路是沿铁路旁的线道(土路)走。

寒冷还在肆虐，枯草盖在冰雪下，一只苍鹰在淡蓝色的高空盘旋，它在寻找猎物。有一段路苍鹰跟着马队走，企望有野兔、山鸡给轰起来。训练有素的军马，以细碎的步伐向前行进。

林田数马的两只眼睛有了差异，一只眼畏蓝色的雪光眯缝起来，另一只眼充满兴奋，无垠的雪野使它悦然。

走向三江，宪兵队长走回往事之中，飘散的烟雾重新缠绕，一个女孩走来，形象有些恐怖，她捂着一只空洞的眼眶，鲜血顺着手指缝汩汩流出。

“还我眼睛！”

林田数马猛然一抖，差点儿落下马去。

“队长！”猪骨左右卫门手疾眼快，从后面扶了他一把。

林田数马硬挺下身子，重新坐稳鞍子。

“还——我——眼——睛——”呼喊声渐渐远去。

“队长，您……”，猪骨左右卫门问。

林田数马想说是雪光晃得眩晕，恰巧这时有一头牛，说不清原因走驼子^①似的在雪原狂奔。他说：

“牛怎么啦？”

“受惊，大概遇到狼群。”猪骨左右卫门说。

宪兵们警惕起来，手离枪柄近了。

牛的后面是它蹄子扬起的雪粒，没有什么狼群，雪原上一个大型动物都看不到。

很多事情就不一定有什么原因，譬如这只狂奔的牛。林田数马忽然想起一个女孩，当然有原因，假如不是自己手下的人小松原不忠诚，女孩的一只眼睛早已在自己眼眶里了，而不是现在的一只狼眼。这是他多年不愿回三江的原因。

翻过山头就是亮子里镇，现已经行走在三江土地上，新任宪兵队长

① 走驼子：熊蹲仓受惊四处游荡。

的肩头沉重起来，前不久情报说最近抗联游击队将有重要人物派到亮子里，去的是什么人，具体任务不清楚。

“查出这个人。”龙山三郎命令道。

林田数马还没来得及动身，“盖头计划”出问题，他出任宪兵队长与此有关。

三江县宪兵队总共剩下不到十人，被角山荣带去参加月亮泡子战斗的人没一个生还。林田数马到任，马鞍子未卸，只看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——队长室，吩咐士兵将随身带来的白狼皮铺展在榻榻米上，返身到院子里，发出命令：

“去月亮泡子！”

昨天的月亮泡子战场硝烟已经散尽，尸体结满了霜花，还有食肉动物光临的迹象，撕扯破衣服，并未啃咬尸体，显然是狼群。谚语云：张三（狼）不吃死孩子。说明狼不饿红眼不会吃死尸。但还是有一只草狐狸惊慌地从尸堆里逃走，自认为安全才停下，回头望着宪兵。

“找到角山荣队长！”林田数马下令找到他的前任。

拂去厚厚的冰霜，一具具近乎全裸的尸体露出来，胡子扒走了衣服，皮靴一双都没剩。

“角山荣君。”林田数马对着一具一丝不挂的尸体叫了一声，他给人扒得彻底，又让那只狐狸咬去睾丸——大概是只老年狐狸，用宪兵队长的阳物去补肾壮阳——平增了几分悲惨色彩。

“怎么办，队长？”猪骨左右卫门问。

总不能将皇军赤身裸体地运回宪兵队去，荒荒雪原寻不到遮羞裹体之物，林田数马的目光落在士兵的白色斗篷上，说：

“脱下来，包裹他们！”

也是巧合吧，士兵的斗篷数量与尸体相同。月亮泡子烟熏黑的芦苇丛中还有数具尸体，是警察大队的警察，与他们交火死去的胡子尸体已被同伴弄走。

“把那人带回去。”林田数马指向一个五短身材的尸体说。

谁会受此厚待？死去的中国警察中这人是唯一的一个。

“他是？”猪骨左右卫门疑惑道。

“警察局的科长，冯八铤子。”林田数马念及旧情吧，说，“我的老朋友。”

“队长，斗篷不够用。”

“人就那样带回去吧。”林田数马说，没有富余的斗篷来包裹冯八铤